一个国人境外集团者的自述

风雨商场金三角

4

张伯金 著

BOOKOO.com.cn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个闯入坤沙集团者的自述

张伯金 著

八年闯荡金三角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予博库独家销售该书 ebook



由坤沙集团控制的边区“抽税站”



泰国最北端的边境城镇美塞



马屋叠的街道和商铺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OO.com.cn和/或www.BOOKOO.com)下载的作品，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，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，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，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，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，Inc. 的商标。

第四部：喜闻乡音，大毒枭初露峥嵘

毒巢情侣，缉毒女香消玉殒

因为同为安徽老乡，我结交了国民党老将军宋宏江等人，但始终被怀疑是特工，故不得不和情报处长当面交锋……美斯乐村的年轻人向我透露了大毒枭坤沙的发家史，我不禁对这片神秘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……竹林葱绿茂密，鲜花漫山遍野，山泉溪水蜿蜒涓涓……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金三角就在这块天真无邪的大山之中。我终于见到了坤沙，但是却是在刑场上，我刚结交两天的红颜知己宋娟惨死在他的枪下……

一、老将宋宏江

我坐在咖啡馆门口，正在观赏美斯乐街面上的风光，突然，一位身着泰国警服的青年人来到我面前，向我行了一个军礼，我却吓得不知所措……

二、舌战国民常情报处长

我终于摆脱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怀疑，可以大胆地在泰北生活了。可是，泰国情报机关对我的追踪却越来越紧。那天下午四点多钟，大批军警突然闯进美斯乐……

三、初闻坤沙内幕

“光躲也不是个办法，”宋宏江道：“我想让张先生去张家（指坤沙集团）。”

四、虎穴探险

1987 年 3 月，我带着宋宏江的亲笔信，从美斯乐出发，路经麦佬、清迈、麦丰颂，越过泰缅边界，进入了坤沙集团的鸦片基地。

五、毒巢情侣

我站在那里正在出神地想着，只听身边有个女人对我说道：“新来的，在想什么呢？”我立刻转身向那女人看去，她身上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，使我看了直发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六、缉毒女细说鸦片

我们在路上走着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我一直把她送到那排女教师宿舍的墙头边……

七、首次踏入鸦片种植基地

我们刚刚走到山岗上，就闻到一股十分浓烈的清香。往山下一看，满山遍野的鸦片罂粟花，一座山连一座山，望不到尽头。

八、君子之交

一茶杯酒进肚，只感到头有些重，心跳也加快了。我看看宋娟，她的舌头也有些硬了……等我一觉醒来时，发现怀她睡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有人把门撞开，十几支枪对着我和她……

九、死亡之路

我被吊在一棵大树上，四个人轮番用皮鞭抽我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宋娟也被捆在我旁边的树上……“推到那边山脚下，枪毙!”坤沙大吼道。立刻上来几个人，把我和宋娟推向南边的山脚下。

第四部

喜闻乡音，大毒枭初露峥嵘
毒巢情侣，缉毒女香消玉殒



一、老将宋宏江

我在贺万成家一住就是九天。

这天中午，我坐在贺万成的咖啡馆门口，正在观赏美斯乐街面上的风光。突然，一位身着泰国警服的青年人来到我的面前，向我行了一个军礼，我被吓得不知所措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用报纸裹着的东西递给我，并讲了几句使我无法听懂的泰国话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敢去接那包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贺万成从屋里出来，我一见贺万成过来，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，向贺万成问道："他要干什么？"贺万成见我那种惊慌的样子对我道："没什么，他是你同乡宋宏江的大儿子，在清莱府警察局工作。等我问问他再说。"

我一听说是宋宏江的儿子，便把心放了下来。这时，只听贺万成与宋宏江之子用泰语谈论着，我站在一旁如同傻子一般。他们一阵谈笑之后，贺万成转脸对我道："宋教官已经知道你来美斯乐的消息，他让儿子给你送来五千块泰币，留给你急用。"

贺万成说完，从宋宏江儿子手中接过那个包有五千块泰币的纸包，又递给我道："你就收下吧！"

"我怎么好意思收他的钱！"我说着，一直没有去接贺万成手中的钱。

贺万成把钱向我怀中一塞道："还客气什么，出门在外，谁没有个困难，再说，宋教官是诚心诚意的，你就别客气啦。"

我只好接过这五千元泰币，对宋宏江的儿子道："谢谢你和令尊大人！"

贺万成作了翻译之后，宋宏江的儿子又给我行了个军礼，说了一句英语："拜拜——"便走了。

宋宏江儿子走后，我问贺万成道："宋宏江这个大儿子怎么不会讲中国话？"

"宋宏江在这里一共有七个小娃娃，能讲中国话的一个没有。"贺万成道。"那怎么可能？"我实在不相信贺万成的话。

BOOKOO.com.cn

“你不信？在泰国，老子和儿子讲话用翻译的大有人在，爷爷、奶奶与孙子不通话的那就更多啦。你听说过谈恋爱用翻译的吗？”贺万成问。

“没听说过。”我摇摇头道。

“不要说别人，我与我婆娘结婚两年了还得用翻译，你觉得奇怪吗？在这里却是非常普遍的事。说不定，你还会再找一个泰国女人做婆娘，我问你，不找翻译行吗？”贺万成笑哈哈地道。

“你可不能教唆我成为陈世美呀，再说，我也不愿干那事。”我道。

“跟你开句玩笑。唉，我告诉你，刚才宋宏江的儿子告诉我说，宋宏江明天上午就回来了。明天下午我与你一同去看他，怎么样？”贺万成道。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，我一直想问你，这宋宏江老先生得的什么病？”我向贺万成问道。

“一句话说不清楚，走，到我屋里，咱们边喝茶边聊。”他说完，便带我进了他的房间。于是，贺万成便向我讲述了宋宏江的故事。

宋宏江，１９１２年出生在安徽省凤阳县，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地主。宋宏江十六岁时到上海读书，后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步兵科。毕业之后，一直在独立师李以将军手下，任过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团长等职。大陆解放时，他从福建撤到台湾。１９５２年，他又被空投到金三角，增援李弥的“云南反共救国军”，被李弥任命为五军的一个团长。在缅甸时，他娶了一个缅甸巴依姑娘为妻，这个巴依婆一共给他生下七个娃娃。他随残军进入泰国之后，又被段希文任命为五军军事总教官。

宋宏江在上海时，曾经娶过一个女人，与那个女人结婚不到半个月，他便离开了她，宋宏江走后，这个女人怀了宋宏江的骨血，十月分娩，宋宏江的女人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大陆一解放，这个女人便东躲西藏、隐姓埋名，带着这个娃娃生存在上海。在娃娃五岁时，得了一场重病，由于无钱治疗而双目失明。娃娃十七岁时，宋宏江的那个女人病死了。死前，她才把宋宏江的情况告诉这娃娃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宋宏江的儿子通过各种渠道，想找到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。１９８５年秋天，宋宏江突然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到泰国中华会馆转来的儿子的亲笔信，宋宏江高兴得立刻回了信。一个月之后，儿子又来了信，并给他寄来二十多张照片，有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各种生活彩照。

宋宏江再也无法平静，他看着双目失明儿子的照片，老泪纵横。他心里像被毒蛇吞噬着，非常内疚，感到对不起娃娃，可是，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娃娃都已经五十多岁啦。看着儿媳和小孙子们那一张张可爱的面孔，他羞愧难言，是高兴，还是悲伤，他不知道。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年近八十的宋宏江如同神经病一样，自接到儿子这封信开始，他一直没有舍得放下这封信和那二十几张照片，上午十点接到信，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，他依然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的看着信和照片，看了多少次，他自己都无法记得了。夜深了，宋宏江手中拿着信，漫步在美斯乐的街上，每走到一个路灯底下，都要看一次照片和信，他无法入睡，儿子那充满骨肉之情的信，把他搅得每一根神经都剧烈的跳动。“……爹！我的好爹爹，请你老人家回来吧，回来看看你从未见到过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们，你能回来看上那么一眼，我们就满足啦！爹！我们不怪你，你没有错，是那个可恶的时代造成的。爹，回家吧，这里才是你的家呀。古人道：叶落归根，你老都已是耄耋之年了，还飘流在异国他乡，你让儿子能放心吗？你回来，让儿子也尽一尽孝心。我虽双目失明，但是，我的心是亮堂的，还有你的儿媳和孙子们，他们都有一双光亮的眼。如今，咱们的祖国正在对外开放，上海已与你走的那个时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，你回来再看看你曾生活过的上海吧。爹！我的好爹爹，你如果不回来，不但我这个儿子和你的孙子心中不安，就连我九泉之下的母亲也无法安心。爹，回家吧……”

这封带着浓厚骨肉之情的信，不要说是宋宏江本人，就连我看了之后都流出了热泪，试想，那宋宏江还能睡得着觉吗？

这一夜，宋宏江的神经已经有些错乱，但是，长期的军队指挥官生活，已经养成他一种冷静、沉着的作风。他来回漫步在美斯乐的街上，从村头樱花树边，走回美斯乐街的尽头原中文学校门前，又从中文学校门前走回村头樱花树边。每走到一个路灯下，不是看看儿子的信，就是看看儿孙们的照片。这一夜，他不知在美斯乐这条街上走了多少个来回，看了多少次儿子的信和照片。雄鸡叫了三遍，天已经发亮，勤劳的

BOOKOO.com.cn

美斯乐人已经从晨曲中起来，匆匆忙忙地行走在美斯乐的街头。可是，这位久经战场的国民党老指挥官，却突然被一块小石头绊倒，倒在了美斯乐的大街上，昏死过去……

宋宏江被送进清莱医院抢救，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可是，却永远也站不起来了，他的下肢已经全部瘫痪了。昔日雄姿英发的宋宏江，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第二天吃罢中饭，我与贺万成一同来到宋宏江家。

宋宏江住在美斯乐大街的南头，两层木结构与红砖相结合的房子就是他在美斯乐的家。第二层楼正好与美斯乐大街一样高，下层才是他家的住房，美斯乐村因为是建在一个山谷的半山腰中，所以，各家的房都是依山而建，宋宏江的二层房的顶房正是大街的门面房。从门面房进去下楼，底下一块有百十平方米的平地，又建了几间平房，余下的空地便是院子。

宋宏江一听说我来了，就大声地叫嚷着："快进来，快进来。"

我一进屋，只见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头半卧在木板床上。他秃顶，后脑上稀少的头发已经全部苍白，不过，他的额头和脸色倒还红润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旧还保存着一个军人的神色，他的牙齿已经脱落了不少，下巴上长出一寸左右的胡须，白得发亮。

我见到宋宏江的第一眼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同情感。

我走到宋宏江面前，双手抱拳道："宋先生，打搅你啦。"

"快坐，快坐，那里有烟，贺先生，替我招待一下客人。"宋宏江坐在床上道。

"我自己来。"我说着，从贺万成手中拿过他刚拿起的一盒香烟，抽出一支点着，然后坐在竹椅子上，贺万成也跟着坐下。这时，宋宏江的太太送来一壶茶，并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。宋宏江对他太太道："这位就是张先生，他的家与我老家只有百十华里，他才是我真正的老乡呀！"

"张先生好——"宋太太用中国话对我说。说句实话，她讲的中国话我实在不能恭维，连半生不熟的程度都达不到。

宋宏江对我说：“你嫂子只会讲几句这样的中国话，让你见笑啦。”

“不不不！她讲不好中国话，我不是也讲不了泰国话吗？这有什么关系。”我笑着道。

宋太太给我们倒完茶，向我与贺万成行了个礼，便出了房门。

“他娘哩个磕，我来这里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安徽的老乡。过去有个王师长，现在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啦。你今天能来这里，也是咱们的缘分。看来，我这把老骨头要丢在这里啦，大陆我是没指望回去啦，正好，你刚从大陆来，多给我讲讲大陆的事。”宋宏江对我道。

“你放心，我如今没事干，多陪陪你。”我道。

贺万成见我与宋宏江满口的地方话谈笑着，他也无法插嘴，便起身道：“你们俩好好聊聊，我先回去啦。”

“那也好，你是个忙人，家里有生意。”宋宏江道。

“那你走好。”我对贺万成道。

贺万成走后，宋宏江哈哈大笑道：“张先生，我宋某人戎马一生，到头来成了这个样子，你不会笑话我吧。”

“哪里话，我来到美斯乐之后，很多人都说你宋宏江是一条汉子，不但作战英勇，而且为人又好。”我道。

“瞎扯淡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一生中打过多少次仗，连我都记不得了，日本人我打过，老缅我打过，泰共我打过，从未打过败仗。可是，我与共产党也干了一辈子，每逢与共产党打仗，我却从未打胜过一仗。到现在我都不明白，我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。”他说。

我当时真想讲一句：“因为共产党在当时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，你们失去民心，得不到民众的拥护。”可是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不能这么说。我只这样说了一句：“蒋介石不是也输给共产党了吗？”

BOOKOO.com.cn

“你说得非常对，不是这个老怪怪（在泰北很多人把蒋介石称之为老怪怪，意思是指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）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”

“如今，你们这些老国民党人还相信国民党吗？”

“有谁还信他们的，我们为他们卖了一辈子的命，最后落得漂流异国他乡无家可归。”

“政治这一行我弄不懂，也不愿弄懂。在大陆，我被玩政治的人戏弄，来到这里，你们的人到处抓我，十几天前，我在唐窝险些被李文焕杀掉，我不明白，你们已经成为泰国人啦，为什么还是那么恨共产党？”

“我们是恨共产党，不是共产党，我们怎么会流落国外？不过，两党相争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里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话说。只是叫我们改变对共产党的仇恨，恐怕一时还转不过弯来。对于你们刚从大陆逃出来的人，我们这里审查得很严，如果对你有什么怀疑，一定会杀掉你的。”

“我在美斯乐还有这种危险吗？”

“当然会有的！不过，有我出面担保，他们就不会怎么样你了。这样，明天我让贺万成去雷村长那里，把你的情况向他说清楚，保准没事。”

“那就多谢你啦！”

“什么话，要不是我走不了路，我会亲自陪你去雷村长家。”

“不用了，只要不把我当成中共特工，我就满足啦。”

“谁会把你当成中共特工？”

“听说是台湾驻这里的情报局，上次我被追杀，就是他们干的。”

“台湾情报局算个狗屁，他们在泰北总是指手画脚，真他妈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你放心，有我宋宏江在，谁也不敢动你。不如这样，你干脆来我这里住算啦。”

“不不不，我住在贺老先生那里很方便。”

BOOKOO.com.cn

“对，他开的是旅馆，吃住都很方便。那你就暂时住在那里，有什么事叫人通知我一声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……

从那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去宋宏江那里与他聊天，我给他介绍大陆的很多事，他给我讲述了他一生在国民党队伍中的风风雨雨。贺先生受宋宏江的委托，又去雷雨田那里，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，雷雨田表示，可以让我暂时住在美斯乐。就这样，我暂时住在美斯乐贺万成那里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正在房里看泰国中文报，贺万成进来对我说：“张先生，有位朋友跟我非常要好，他叫马季司，原是美斯乐的一位师长，想跟你聊聊。咱们下去，你见见他。”

“好！”我说着，便随贺万成下了楼，来到贺万成的房间里。

一进门，只见屋里坐着一位身体瘦弱、个头颇高的白面老人，看样子，年纪约在六十五岁以上，不用说，这便是贺万成说的那位朋友马季司先生了。马先生见我进来，乐哈哈的道：“张先生，来美斯乐还住得惯吧？”

我急忙答道：“还行。”

我们握手之后，分别坐下，贺万成又吩咐手下冲了三杯咖啡送来。大家见面，寒暄几句之后，贺万成道：“张先生，马先生与我，还有宋宏江先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咱们不说瞎话，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，请你不要误会。”

“没关系，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吧。”我道。

“是这样，台湾的情报机关一直怀疑你是中共的特工人员，今天，他们又找到马先生，因为马先生是专门负责美斯乐情报的，又兼任台湾中央情报局泰北情报站的美斯乐情报点的工作。马季司先生的意见是，请你说句实话，不管你是与不是，我和宋宏江，还有马季司都会全力保你，并且，我们三人保证你不会有事。只要你说实话，

BOOKOO.com.cn

如果是中共特工，我们就按是的保法；如果不是，我们就按不是的保法。如果你把我们三人当成朋友，你就讲句实话，我们绝对相信你。”贺万成道。

我正要开口，马先生生怕我有顾虑，又解释道：“张先生，不管你说是不是，我们都相信，不过，如果你不说实话，将来对你会很麻烦，到时候，我们三人都不好说话，因此，你一定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希望你对朋友说句实话。”

“贺先生，马先生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张某人不会欺骗朋友！我的确不是什么中共的特工，我在大陆也没有犯过什么法，我是个专业画家，由于在大陆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，使我对那些人失去信心，才逃出来寻找一条生存的新路，除此之外，我没有任何的问题。”我道。

“好！有你张先生这句话，我们一定把这件事为你摆平。”马季司道。

“如果是这样，我与马先生商议过了，咱们就一同去见见中央情报局泰北情报点的李处长，当面说清楚。把事情弄清楚之后，对你有好处，你看如何？”贺万成道。

“行！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见见这位李处长有何不可。”我道。

“那好，明天上午，我把李处长约到我家之后，我再开车来接你。”马季司道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道。

二、舌战国民党情报处长

第二天中午十点多钟，马季司先生开了一部马斯达车，来接我和贺万成。我与贺万成上了车，直奔马季司家。

到了马季司家我才知道，马季司到如今还是个单身汉，家里除了一个贴身卫士之外，还养着十几位工人。

马季司的家住在美斯乐南山的一个丘岭上，整个丘岭上种的全是咖啡树。在丘岭的顶上，十间竹结构的草平房面向东方，门前有三十平方米的平地。我们进了他的家之后，给我的感觉，这里不但很干净，而且又十分清静舒服，空气格外新鲜。住在这里，真如神仙一般。

我见到了这位李处长，他年纪约在六十五岁左右，身体稍胖，四方脸膛，浓眉大眼，厚厚的嘴唇。我们的车在院子里刚刚停下，他便走到车前，我从车上下来，他上前握住我的手道："张先生，自从你一踏上泰国领土的时候，我就听说了你，今天总算见到你啦，怎么样，来泰国还住得惯吧？"

"托你的福，总算脑袋还长在我的脖子上，怎么样，今天不会是要砍我这个'中共特工'的头吧！"我并不客气，因为，我一生最恨这些搬弄是非的人。

"来来来，快进屋坐。"马季司先生怕我们两人争执起来，急忙拉着我的手道。

我们进屋之后，马季司让手下送来茶水，我无心理会这个什么处长，所以，我一直不说话。

"张先生，生我气啦？"李处长问我道。

"我有什么气可生，今天我来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上，你们爱把我当成什么就当成什么。有什么话，请你直说。"我道。

"对对对，有什么话直说，张先生也是个直性人。把事弄清楚对大家都有好处。"马季司道。

“张先生，不是我们找你的麻烦，今天咱们都说实话，我也不瞒你。因为我们在中缅的情报站报告说，有一位姓张的人，年约四十岁，身体稍胖，他在缅共中央住了好多天，后又化装成缅共的高级军官，从板桑到达河套后，便潜入泰国北部，据查此人系中共派遣的高级特工干部。我们接到报告之后，立刻采取追捕的措施，并通知三、五军所属各地清查。全部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你来美斯乐之后，雷将军也派人去我处报告了你的情况。张先生，现在美斯乐有两位老将保你，就算你是中共特工，我们也不会伤害你，只要你把你的情况讲清楚就可以啦，希望你说实话。请原谅我说话太直。”李处长道。

“那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的确不是什么中共的特工，请你相信我说的话。”我道。

“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以上我缅甸情报站的报告内容像不像说你？”李处长问。

“是说我，没有一点虚构。”我道。

“你对此如何解释。”李处长说。

“这得从头说起。”于是，我便从我在九华山自杀说起，一直说到我来到美斯乐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自白，使他们三人像听故事一样的入神，我讲完之后，他们三人都一齐鼓起掌来。李处长感叹道：“真像一篇神话故事！”

“怎么，你不相信这是真的？”我问。

“相信，我真的相信，因为你所讲的，是无法编造出来的。”李处长道。

“现在你还相信我是中共的特工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过，如果你能证实你是一位学者，比方说，你是个画家，你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画家，那么，一切误解就会全部得到澄清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李处长说。

“如果你能弄到宣纸和墨，我会立刻给你画上几幅画。”我道。

“好，如果你真是个画家，那么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因为我十分喜欢收藏书画。”李处长道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